

2017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之3

▲「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來到南興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探訪當年日軍修建的碉堡遺址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標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來，硝煙雖已遠去，國恥永難忘懷。15日，「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來到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南興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當年日軍修建的碉堡遺址進行實地探訪。陰森可怖的層層壁壘、慘遭屠殺的中華同胞、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所有這些不僅與遺址周遭的秀美風光形成強烈對比，更給港生們的心靈帶來空前的巨大衝擊。

大公報實習記者
陳展康、李嘉韻、黃璟瑤阿爾山報道

南興安隧道

南興安隧道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市白狼鎮西北10公里，全長3218.5米，鋼筋混凝土結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掠奪南興安地區豐富的林木資源，實現所謂「以戰養戰」目的，於1935年6月開始修築南興安隧道，修建隧道的所有勞工均為中國人，史料記載和幸存者講述，建造隧道中國勞工全部被殺害。隧道建成後，日軍在隧道東西兩側各修築了一個碉堡，用於守護隧道。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虐殺數萬華工 掠奪木材資源 南興安二戰遺址控訴日軍暴行

鬱鬱蔥蔥的樹林，啾啾唧唧的鳥鳴，如果不是「南興安二戰遺址」的大牌子突兀地佇立在這裏，人們一定會沉浸於大自然魅力無窮的造化。在環綠之中，一樁灰白色的碉堡顯得分外扎眼，透着狡黠的射擊孔、窄小眼似的觀察窗、陰冷的地下室、煞白的外立面，所有這些無不向人們述說着一段段慘痛往事。

遺址中有一段長度超過3000米的隧道，隧道兩端各建有一座堡壘。堡壘面積為600平方米，共有五層，裏面有執勤室、彈藥庫、宿舍、衛生間、倉庫和浴池等。特別是底層有一間發電機室，地下暗藏着一個棺材長度的水役間，用來奴役不勝勞力逃脫的勞工和嘗試抗命的勇者。

地下室氣溫極低，夏季時的溫度在零度以下，冬季更會達到零下五十度的極低溫。遺址管理員告訴記者，當年，日軍先是把勞工放在噪音極大的水役間中，待勞工不勝負荷時才把他們拉出去，繼續無盡的伐木和建鐵勞作。

日籍老兵曾至此灑淚致歉

堡壘外層設有100多個瞭望孔和射擊孔，用來監察勞工的一舉一動。發現異常時，日軍的處理手法是直接一槍打過去。當時的中國同胞每時每分都處於死亡的威脅下。身處堡壘中，



▲傳媒學子在南興安碉堡內採訪

雖然已然遠離歷史，但只要閉上眼，彷彿就能看見堡壘外河流裏流淌的鮮血，聽到地下水牢裏傳來的陣陣哀嚎。

管理員介紹，侵華戰爭時期，日本人侵略阿爾山的主要目的是掠奪天然資源。由於日本較少生產木材，具有豐富生態資源的阿爾山便成為日本人侵略的目標。

基地附近可看到當年被日軍砍伐過的樹樁，高約80公分，而遠處中國政府砍伐後的樹樁只有大約30-40公分。原因在於截取較短的木材方便日本人盡快運回日本作建築用途，而士兵亦可站立砍伐，方便快捷。相反，中國在建國後為保育阿爾山森林資源，在樹身較低處開始砍伐，這樣有助減少浪費木材，具一定的保育作用。

自90年代起，南興安二戰遺址開放予公眾參觀。當被問到什麼時候開始了解到日本侵華的歷史時，在白狼鎮土生土長的孫先生表示，自己長大後才透過遺址裏面的文字、設備以及遺留下的工具切身地了解到日本侵華的事件。孫先生說，每逢抗戰紀念日，當地官員、黨員以及民眾都會在遺址內舉辦悼念活動。

孫先生回憶，1998年曾有一位曾經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帶着多年前遺留下來的軍事地圖，來到了南興安二戰遺址，向當時死去的中華同胞留淚鞠躬，誠意致歉。



▲碉堡外部可見斑駁的彈孔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碉堡遺址管理員向學子們講解碉堡的歷史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南興安二戰遺址碉堡內部的爬梯，內共有五層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親身體驗歷史 倍惜今日和平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黃倩婷、田磊、吳長清阿爾山報道：抵達南興安二戰遺址後，不禁被其外觀所深深吸引。殘破的外牆、生鏽的鐵柱、密布的射擊孔似乎都刻畫着歷史的印記。懷着強烈的好奇心走進建築內部，封閉的環境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窒息感，加上沒有燈光，四處十分陰森昏暗。本來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日本軍營，但經過管理員的詳細解說後，我們對碉堡中各項道具的應用、建築歷史及當年日軍對國人進行的殘酷迫害有了深刻的認識。

一直以來，我們對日本侵華歷史的了解，都停留在香港中學課本以及零星的新聞片段中，很少有機會親身接觸這段歷史。這次體驗讓我們有很深刻的認知與感受：日軍為了佔領土地，不斷掠奪中國的資源，甚至用不法手段不斷勞役中國人民，逼迫他們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完成目的後



▲南興安二戰遺址碉堡內部的通話筒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更將勞動人民全部屠殺以隱瞞罪行。這一切都讓我深感震驚，同時也為當時被虐待的同胞感到痛心。再看着碉堡周圍靜謐的環境與綠草如茵的土地，想像日軍當年的殘酷暴行，這一強烈的對比使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我們很幸運生活在一個和平安穩的時代，不用飽受戰火摧殘、不會畏懼侵略者虐待。雖然日本侵華歷史早已遠去，但我們必須引以為鑒，同時也希望更多香港同學有機會親身踏足遺跡，在所見所聞中感知祖國歷史。

大興安嶺上的「變形金剛」

蒼茫蔥翠的大興安嶺上，有一個特殊的機器，雖然它既不是「大黃蜂」，也不是「擎天柱」，但其強大的動力和實用性卻讓它成為了超級「金剛」。它就是大興安嶺上的木料運輸車——「德特德」（當地人語）。

「德特德」的駕駛艙有兩個位置，輪子類似於坦克履帶，車上安置了一台「絞盤機」來釋放纜繩，車後方掛載一個載物台。運輸木料時，只需將纜繩牽出後捆綁在木料上，就可以輕鬆運輸。以往人工運木只能單根運輸，在冬天的沒膝大雪之上行動更是步履維艱。而有了這樣的車輛，一次性可以運輸20噸木料，雪天還可以隨意開進，極大的節省了人力，提高了

工作效率。如今，大興安林區早已禁止採伐樹木，木料運輸車也就此退出歷史舞台，但其獨特造型和巨大貢獻，卻成為了大興安嶺上的不滅印記。

(實習記者田磊、黃倩婷)



▲大興安嶺上的木料運輸車——「德特德」 大公報實習記者田磊攝

白樺樹皮48顏色 作畫栩栩如生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趙旭冉阿爾山報道：巍巍大興安，資源用不完，除了綠水青山，這片土地也賦予了當地人心靈手巧的稟賦。15日，「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來到內蒙古阿爾山市白狼鎮林俗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李淑英的工作室第一次接觸到樹皮畫。

樹皮畫是利用樹皮所具有的天然形態、顏色與紋理，經創意巧妙組合黏貼出的各類半浮雕式圖畫。「樺樹皮有油脂，可以作為引材，燒火做飯、取暖都離不開它。」當地居民介紹道。李淑英去採樹皮，在燃火之前，她總會挑選一番。那些經過山火燃燒

過後的樹皮，剝去粗糙的表皮，留下柔軟的內部層理。「仔細辨認，白樺樹樹皮有48種顏色。取樹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顏色。」李淑英告訴記者，樹皮畫的製作就是靠着深淺不一的48種顏色作為基礎，在圖畫上認真推敲配色，完成純天然的精品畫作。

一張張宛如油畫又非油畫的工藝品掛滿了牆面，遠看栩栩如生，近看層次鮮明，不用任何顏料，不用任何毛筆，讓學子們不禁稱讚。「我之前見到過的木製工藝品就只有根雕，但這個樹皮畫卻是第一次見到。它從本地取材，製得栩栩如生，又蘊含着獨特的文化，真是了不起。」來自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的陳展康說。



▲學子們近距離觀察樹皮畫的製作過程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鳴遠攝

▲栩栩如生的樹皮畫作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港生獲贈樹皮「紫荊花」慶回歸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阿爾山報道：自然界的紫荊花只有一種，但它的藝術表現形式卻多種多樣。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內蒙古樹皮畫製作非遺傳承人李淑英向「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贈予了一幅現場製作的樹皮畫「紫荊花」，表達內蒙古人民對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祝賀和對香港學子未來成長與發展的良好祝願。

打出畫樣、精細對比、選選樹皮、悉心裁剪……大約不到半個小時，一幅透着大自然芬芳與質樸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紫荊花」便從李淑英的手裏誕生了。隨後，李淑英親手將這朵特殊的「紫荊花」送到香港學生代表手中。李淑英說，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是全體中國人為之慶幸的大事，這幅樹皮紫荊花所寄託的正是內蒙古人民對香港同胞一份濃濃的祝願。

現場，港生們紛紛爭相一睹樹皮紫荊花的芳容，忍不住都用手指輕輕摩挲。香港大學的李熙鵬說，相比於電腦製作的各種精緻完美的紫荊花，自己更喜歡這個帶着毛邊、透着植物氣息的樹皮紫荊花，它不僅是一件藝術品，更象徵着港蒙兩地同胞間深深的情誼。



▲李淑英現場製作紫荊花樹皮畫贈予港生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